

当代文学述林

书斋

• 学子书斋 •

当代文学述林

王 愚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学子书斋

当代文学述林

王 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 26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3189—6/G·2759

定价：4.65元

在当代文学中徘徊(代序)

王 愚

掐指算来，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整整三十六年。如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我就有多半生的时间，在文学评论的领域里沉浮；如果按我刚刚度过六十岁的生日来看，那我这多半生中间，就有一多半时间，在文学评论领域里度过。“水中冷暖鱼自知”，按说我对从事文学评论，应该是积累了若干经验，尝到了一些酸甜苦辣。但是，至今我仍在当代文学中徘徊，而且是愈来愈彷徨，愈来愈苦恼，有时简直就想搁笔。如果真想搞文学研究，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也比从事文学评论对文学的贡献多。最近编自己第三本评论文集《当代文学述林》时，翻翻旧稿，越发加重了我的这种想法。

这倒不是单纯象有些人说的牢骚话，商品经济的冲击，市民文化的泛滥，使得严肃文学创作黯然失色，文学评论尤其难于把握，也不仅仅是当代文学常常受当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文学评论更直接受到制约，在评估标准、价值取向上，常常摇摆不定，或者常感难乎其言。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文学发展而言，商品经济的冲击，市民文化的泛滥，大约在一些转轨的时代都会产生，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以至于文学评论，尽管步履蹒跚，也还在发展。问题在于作家、评论家自己是否有清醒的头脑，既不随世俯仰，也不固步自封。那末，给人以精神鼓舞和审美愉悦的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有精湛见解、鞭僻入理的文学评论，必然会生存下去并且流

传下去。至于文学创作和评论，受一定时代政治、经济的制约，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我们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自有文学以来，脱离这种制约是不大可能的，且不说“文以载道”的传统在我们这里是如何根深蒂固，尽管所“载”的“道”因时因势而异。即使那些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和评论家，正象普列哈诺夫和卢卡契说的，也或多或少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关联，只不过有时是和时代同步，有时是对时代的反叛而已。

我不知道当代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是否也在徘徊，看一些评论文章，闪闪烁烁、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也有点徘徊的味道。就我自己而言，确实是至今仍在徘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感到在如何评论当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时，在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时，缺乏坚实的、明确的理论基点，即使这种基点是错误的，也总是一个基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方向上缺乏应有的理论基点，比方说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问题在于具体到评价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作家上，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复杂的作品和复杂的作家，我们除了在政治上、世界观上、立场上去加以评价外，在美学观上、文学观上、艺术成就上，究竟怎样去具体分析、具体评论，怎样使读者觉得我们是在研究和评价文学现象，这种现象自然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自然，这些年，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评论家应用不同的理论尺度去衡量作品，研究作家，除了一般性的政治尺度、哲学尺度以外，更多的则是引用各种外来的、古典的尺度，这种尺度当然是外国人和古代人从大量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为借鉴也未尝不可，但毕竟同当代的文学实践有差别、有距离，不可能对当代文学作出准确的评价，且不说有时还会作出错误的评价。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加强文学评论的理论感》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思路的一次阐发。

正因为文学评论中缺乏一定的理论感，不仅造成文艺学、文

艺理论和当代创作实践的脱节，也形成文学评论中就事论事、感想式的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或为一时风尚左右，或为一时形势决定，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其实是很难具有什么促进作用的，更不用说通过文学批评影响一个时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指向，而这又是历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的文章、著作，所以至今仍具有阅读价值和借鉴意义的重要因素。且不说近代西方纷呈的美学流派，象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有意味的形式”等等，尽管其中也许有谬误，但总是一种理论基点，也影响着一批或一大群文学公众。即就是现在人们认为还缺乏一定科学系统的中国古典文论，象陆机《文赋》的“缘情”，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以至于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也都是建立在对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上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近几年的文学评论家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较多的时候或者满足于复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或者把西方现代流行的批评思潮当作新发现，然后把当代作品拉来作为例证，或褒或贬。虽有争议，都是关于原来的论点引用是否准确，是否合适，以至于是否谬误等等，其实同当代的文学实践关系并不是很大。虽然也有人力图从大量的文学实践中总结出一点理论性的概括，一时间揄扬过甚，似乎真的有严重的错误导向。于是，真想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中建立起各有侧重的一定理论基点，相当困难。而象我这样的一般评论工作者，就更不能不徘徊了。

这样说，也就是基本表达了我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几十年，至今仍不能在当代文学领域里徘徊的基本意思。我所写的一些评论，也正是这种徘徊的过程。一方面我力求从文学整体的观点出发去把握当代文学；一方面我又限于各种的世俗的原因，不能从大量的当代文学实践中建立起一定的理论基点，虽然由于职业，也由于爱好，我对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更多的是小说创作，常常情不自禁的要发一点议论，但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概括是微乎其微的，更不要说对当代文学的审美层次、审美品位和审美境界有什么影响了。

就这样，论年令已过花甲，写文章三十余年，仅仅是在徘徊这一点，就已经有点悲凉的味道了。

但我还在不断的继续写，也希望自己能写得比过去好一点，至少在过去的基础上能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无论对自己的提高，对文学的评论的提高，扩而大之，对比我更有潜力，更有功的同辈们、后辈们，也许会起一点“他山之石”的作用。

如果说，我所讲云云，并非都是虚论或空话，那么，无论是对文学评论的要求，无论是文学评论家自身的努力，似乎在这个方面都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评论才会真正具有时代的意义、理论的高度。这也是我现在还在写文学评论，甚至把我写的评论文章结集起来的缘故。

1992.1.6.午夜于陕西作协心斋

目 录

代序	(1)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	(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12)
从“左联”到《讲话》	(17)
文化视野中的文艺	(26)
文学的现实品格	(29)
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当代文学	(32)
简单的结论和复杂的展开	
——论一种文学现象	(38)
当代文学剧烈变化的一个侧面	(44)
万事起头难	(47)
加强文学评论的理论感	(52)
解析生命——读《生命之卜》	(55)
小摆设与茶余饭后之谈	(58)
文学,还是要面对现实	(61)
现实主义的变化与界定	(64)
无边与有限	
——关于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思考	(71)
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代的发展	(87)
寻求突破重在器识	
——革命历史题材刍议	(96)

历史意识的强化与审美意识的深化	
——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思考	(100)
表层的超越和心灵的剖析	
——近期小说的发展及其走向	(114)
视角的转换与视点的高移	
——近年长篇小说的衍变	(122)
气度恢宏与意境深邃	
——从陕西长篇小说谈起	(131)
要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与时代意识	(143)
立足于中国的西部	(149)
90·沉潜中行进的小说	(153)
直接经历着历史的人民	
——评路遥长篇新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157)
不平静的潜流	
——读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63)
长篇小说《浮躁》纵横谈	(167)
为当代工人传神写照	(185)
踏在坚实的土地上	
——读晓雷诗集两种	(188)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闻频诗集《红罂粟》评述	(191)
青春感情的投入	
——读王宜振《献给少男少女的诗》	(195)
从总体上把握农民的精神历程	
——陈忠实小说创作纵议	(199)
清澈向美好的女性世界	
——贺抒玉小说谈片	(210)
“此情可待成追忆”	
——读谌容新作《人到老年》	(218)

他选择了苏州,苏州选择了他	
——陆文夫作品的演变	(220)
更能消几番风雨	
——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漫议	(226)
人生苦旅中的青春脚步	
——《苍凉青春》读后	(229)
历史深层的生命活力	
——评《北方之北》	(232)
苦涩的追踪	
——扬争光的《小说二题》	(236)
真实的感受 真情的流露	
——赵大山《二七八团》读后	(239)
发现普通事物的美	
——程海小说创作漫议	(245)
写出历史的品格	
——中篇小说《安金藏》谈片	(249)
融雅入俗的尝试	
——长篇小说《红盒黑磁带》评议	(252)
评常扬的几篇报告文学	(256)
在新旧夹缝中的心理调整	(261)
黄土深层的躁动	
——读报告文学集《走出黄土地》	(264)
于平实中见深沉	
——读《听雪记》致毛雪	(267)
回民的风韵回民的灵魂	
——回族作家冯福宽创作漫议	(271)
诗的群众	(278)
致力于文学的发现	(281)
视野和学风	(290)

谈《在诺贝尔奖坛上》 (293)

· 短论一束 ·

魂兮归来话《河魂》 (295)

混沌迷茫中的活力 (297)

死亦为鬼雄 (299)

冷血中的热流 (301)

于平实中见人生 (303)

人生途程中的上和下 (305)

生活的本色 (307)

文化熏陶与民族气节 (309)

人生读得懂吗? (311)

斑斓的世态与心态 (313)

跋 (315)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的主导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构想。在文艺问题上，小平同志虽然没有具体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这样的概念，但他强调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

怎样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曾有过许多重要的阐述和指示，其中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小平同志屡次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缺一不可。具体到文艺问题上，就是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针对十年来文艺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创作的丰富和理论批评的活跃，是同改革开放的时代基本适应的；是同“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分不开的，但是，也不能不清醒的认识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这个原则问题上，并非所有的文艺家都具有自觉的意识。因此，在文艺

创作和文艺理论中，在活跃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一些喧闹和混乱的现象，即就文艺理论批评的方面看，对过去形成的“左”的、僵化的理论观点给以冲破、加以清算，的确给文艺界带来了活泼的生机。但也无庸讳言，一些对西方文艺思潮盲目的引进和推崇，对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绝对化理解，对文艺理论批评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审美批评理性内容的情绪性的否定，等等诸如此类同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甚至相抵触的理论导向，竟成为一个时期的风尚。这其中，不排除个别有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据此来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理解不透或理解有偏。似乎一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切改革开放，包括对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的介绍、借鉴，都是不必要的，甚至错误的；而一提改革开放，就可以对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大开绿灯，甚至以此来指导和评价中国的文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曾有过十分明确的指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杜绝或排斥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学习、介绍，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去分析、鉴别、批判，然后吸收。

因此，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在这个基本原则上下功夫，只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或者只满足于批判一些错误观点，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来的，而且也无法真正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当然，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艺理论的主导地位与适应新的时代和任务有机的统一起来，不仅是一种思维导向，更是一个不断实

践的过程，需要我们进行扎实的学习、分析、鉴别、吸收，容不得一点空洞而虚泛的叫嚷，容不得一点粗心而马虎的作风。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的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新的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就当前的文艺理论批评现状来看，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去研究、分析西方现代各种思潮、流派，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一方面，不能以绝对的、单纯的“引进”、“开放”，或者不分主次、轻重的所谓多元建构来替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无论哪一方面，都有许多切实的工作要我们去做。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规定，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需要，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决定了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一批资产阶级先进的哲学家，象孟德斯鸠、卢梭等曾以“天赋人权”、“平等、博爱、自由”等理论，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和森严的等级区分等理论基础。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矛盾丛生、摇摇欲坠的时代，无论是费尔巴哈式的“宗教的爱”和“抽象的人”，还是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成为清除资产阶级空洞的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的理论武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分析，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精湛的解剖，给人类指出了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展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同样，在意识形

态领域，对于十分复杂的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也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相结合的理论卓识，提供了分析和评估复杂精神现象的钥匙。在中国，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对中国的文艺发展提出了崭新的任务，使中国的当代文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当他旗帜鲜明的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也正表现了他面对复杂的思想领域（包括文艺领域），能够抓住根本要害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这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估当代文艺现象的一条基本准则。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思想活跃、杂论纷呈，固然不能都看成混乱和谬误，但怎样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有些文艺理论问题明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有详尽的剖析和科学的论证，但却被当作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甚而对立的理论加以宣扬（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的价值等等）；有些文艺理论问题，是文艺实践和文艺学（包括一些边缘学科）向前发展产生的新问题，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以分析、研究、鉴别和吸收，剔除其中臆断的、非科学的、非历史性的错误，吸收其有益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发展的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却又被当作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平分秋色，甚至可以代替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加以宣扬。两个方面汇成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轻率论断，不仅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的混乱现象得不到澄清，而且也往往为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以此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个教训是相当沉重的，值得我们记取。也因此感到，邓小平同志反复提到的在思想界使马克思主义发挥真正主导作用的论断，必须成为发展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主要指导思想。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剀切指出的：“马克思

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阶级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个人自我意识的估定，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虽然流派纷呈、立说各异，但总的趋向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以荒诞、颠倒、幻觉等等推向极致的怪异姿态，发泄一种不满现实庸俗禁锢的“自我无穷发展精神”，这种价值取向，多少表现了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大潮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也拓开视野；一反过去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僵化态度，目迷于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现代主义思潮的光怪陆离，简单“引进”，盲目“推崇”，甚至在创作上加以模仿，在理论上加以宣扬，并且把这当作新的探索和新的追求，不仅造成了艺术思想的混乱，而且脱离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甚至被个别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有抵触和对立情绪的人所利用，而一旦这些现象受到党中央和绝大多数文艺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有一些文艺理论家却又推出复杂精神现象采取简单排斥和一概取消的论点，不仅会造成新的混乱，而且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繁荣社会主义创作难以起到促进作用。其所以在文艺领域会出现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根据“时代和任务”的不同，“努力针对新的实际”，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当理论不能解决新问题，文艺理论不能阐明和指导文艺创作新出现的一些现象，自然会和实践脱节，会背离时代的审美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如果能动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吸收、改造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我们就会发现，当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每个

人的自我意识有了剧烈变化的时候，人们无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都会产生一些迷惑与困扰，都会产生心理的失重与倾斜，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精神现象的描述，是对重建一种价值理想的召唤，尽管只是一些孱弱无力、孤芳自赏的召唤。那末，我们就必然会对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文化挑战，象大众文化的冲击、享乐心理的滋生、价值仰信的失落、理想主义的消失，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运用我们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投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样做，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不会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加以盲目的“推崇”，我们的文艺创作也不会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实践，把发泄对资产阶级文化；道德愤激情绪的现代主义创作，当成模仿的对象、用来针对当前的时代和社会。而且还可能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吸取那种对商品文化、庸俗心理、享乐姿态的批判精神，召唤一种执着的对祖国命运、个人前途的高尚理想和崇高信仰。自然，这样做，比起盲目推崇和简单否定要困难的多，但这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基本原则么？我们陕西的文艺理论界，比较注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比较着重于作家作品的阐释和研究，对发生在文艺理论界的各类复杂的现象，或是避免介入，或是不去正视，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很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的确应该在认真学习《邓小平论文艺》的基础上，发挥我们的优势，做出应有的成绩，使我们省的文艺理论批评有一个大的发展、新的面貌。

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除了要根据时代和任务不同的特点，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的统帅作用，同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吸收、改造当代流行的思潮、流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还有一个从实际出发和密切联系实际的问题，正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